

执教师之笔 书校园记忆



编者按

“一支粉笔，三尺讲台，四季坚守，育万千桃李。”从童稚小儿到白发老人，几乎每人都有着一段关于老师的温暖记忆；而在每位教师的教学生涯里，也总珍藏着许多令人无法忘怀的故事。师情述不尽，师恩道不完。在第3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本报特刊发一组文章，抒发师声，感念师恩，诠释师德，献礼教师节！

粉笔灰

——追忆扎根乡村执教近40年的父亲

■ 杨顶

“我想天堂一定很美，爸爸才会一去不回”，道不尽人间辛酸，说不清相思痛苦……

我家坐落在盘州市与普安县交界的一个偏僻山村，村旁一条蜿蜒的小河成为盘州和普安的分界线，因此家乡得名“隔界河”。村落的中央有一所小学，时而传出爽朗明亮的读书声，一个中年男人右手持一颗弯七扭八的“教鞭”，侧身指向不足两平米的木制黑板上工整的粉笔字和拼音正在领读，男人上身稍微有些前倾，左手厚实的手掌托在背带中正在酣睡的小男孩的小屁股上，生怕滑落下来惊扰了小男孩的美梦。这个中年男人就是我的父亲，隔界河小学的一名教师，也是这所“学校”的负责人，那个小屁股就是我……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四岁左右的我刚记事，现在还依稀记得村里没有学校，为解决山里娃的上学问题，父亲作为村里少有的“文化人”，主动带领村民自力更生、斧砍肩扛、人工锯解，家家户户轮流无偿投工投劳，建成了我们村的第一所“学校”。说是“学校”，其实只是具备了可供学生上学的基本功能。学校的外墙是村民就地取材用青石砌的，房顶的瓦是村民自行烧制，檩条檩子、毛坯门框和窗框是父亲从广西请木工师傅在我家院坝改制而成。当时经济匮乏，父亲在经济负担特别重的情况下，请木工师傅在家吃住近一个月。后因没钱，没有制作课桌和凳子，就用不规则的木板搭在胡乱用青石块堆砌而成的石墩上，也没有水泥粘合，石墩摇摇晃晃，上课时“桌凳”倒塌是家常便饭，通常学生聚精会神听课时“咣当”一声，大家又匆忙从地上爬起来有条不紊地垒石墩、捡书本、搭“课桌”“板凳”，门和窗户均没有安装，夏天漏雨冬天漏风，这一切都丝毫不影响上课秩序。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学校五个年级俱全，当时共五个老师，一人负责一个班，每个班就是一个年级。老师们都是只有初中或小学文化的民办老师，尽管自身文化不高，但都很“全能”，能同时教授语文和数学，将学生顺利带毕业。

儿时的我特别讨厌这个地方，黑板擦擦过木板拼接的黑板扬起大量的粉笔灰，相当刺鼻和迷眼，加之教室是泥巴地面，又无门窗遮挡，坑洼不平的地面刮风下雨时，雨水总裹挟着泥土夹杂着粉笔灰肆无忌惮地拍打在父亲瘦弱的脸上，父亲时常咳得喘不过气来，背上的我跟着咳嗽不止。父亲就在这种“风来风扫地，雨来雨洒水”简陋环境中，为了大山里的孩子，为了我们这一代代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坚守，一晃就是近40年，就这样一批又一批，一拨又一拨把大山里的孩子送出山沟沟……

“六月六地瓜果熟”，大山里的六月，地瓜的香甜至今仍让人回味无穷，劳作一天的大人晚归时总会带回五颜六色的刺泡等山上野果，有红的、黑的、黄的……酸甜可口，最让人欲罢不能的还是地瓜。傍晚时分，总有一帮山里娃早早地守在村口，害怕别人抢先品尝到第一口地瓜的香甜，只有我没去等，因为重视文化教育的父亲布置了20个生字，必须用粉笔在特制的小黑板上默写正确才能一饱口福。或许是野果诱惑的缘故，每次我都能认真完成，父亲验收合格后，那件灰色的中山装外置大荷包就成了我的零食仓库……没有地瓜的

季节也有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就像写不完的粉笔字一样。

那些年，感觉冬天格外地冷，早上屋檐下总有些长短不一的凝钩，看上去晶莹剔透，漂亮而冻人，父亲用那件已有几个破洞的蓝色大衣把我裹得严严实实，走在熟悉的教学路上，生怕弄脏了母亲亲手做的白毛底鞋。一路上，同龄的小伙伴们提着用坏了的铁锅、铝盆筒制作的“神器”，物尽其用来取暖。不知什么时候，父亲手中也多了一个“豪华”物件——“灰笼”，外面是竹丝编织，里面安放一个泥土烧制成的灰钵，灰钵里放些未完全燃烧的木柴块，感觉低调而奢华。到学校后，父亲把我“安顿”在座位上，把我的一双小脚放在“灰笼”上，我成了村里唯一的“干部子女”。父亲第一件事是查看班上的小朋友有没有冻伤，然后用略微发红的拇指紧握粉笔，一笔一划挥洒着老师最后的倔强，生怕对不起下面孩子们一双双灵动渴望求知的眼神，这时我已经上三年级……

我喜欢读书，但我痛恨开学，因为开学的头一天凌晨，父亲指定会撇下我独自到12公里外的镇上背课本，沉重的大背篓会“侵占”父亲的肩膀和后背整整一天。直至傍晚，见到父亲时，他脚上的解放鞋早已被汗水浸透，肩上有两个补巴的灰色衬衫粘着后背，花白的头发滚落出巨大的汗珠，浸湿着父亲脸上的皱纹、脖颈、前胸顺流而下，母亲心疼地叫我端来一盆热水给父亲泡脚。父亲汗干后，残留的汗渍在那件灰色的衬衫上弯弯曲曲扭扭画成大大小小的版块，好像只有粉笔才能将其归纳。

一九八八年，大姐考上了贵州省警校，我们的小山村沸腾了，大伯伯、三叔、幺叔与父亲一起送大姐去贵阳读书。我童言无忌地问大伯伯：贵阳远很勒，你们有钱不赚嘛！惹得众人哄堂大笑。后来，四个老老东凑西凑，一起送家族的“骄傲”去了贵阳，这趟贵阳之行也成了叔伯们在村民中最为荣耀的谈资，回来后，隔三五差便谈论首次出游经历。每次我都能听到父亲讲“大十字”，虽然听不懂，但是我默写的粉笔生字却由20个、25个、30个一直在递增，要求也越来越严，不明所以“大十字”到底有什么魔力，神奇的“大十字”已悄然成为我儿时最神往的地方……

长大我终于明白，父亲在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大十字”看到了城市繁华、城乡反差，切身感受只有读书才是大山里孩子们唯一“通天大道”，父亲为大山里的孩子一直坚守的那份责任与担当也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和慰藉，父亲在“大十字”的人生路口再一次果断抉择，日复一日继续着他的使命……

去年六月，父亲病倒住院，我一直在他身旁陪护。完成一系列检查后，主治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问父亲是从事什么职业的，父亲的肺部因被粉尘严重污染，大部分功能丧失，严重危及生命……我无语凝噎，冲出医生办公室的我嚎啕大哭。在ICU病房住了半个月后，带着万般不舍，父亲终究还是走了，从此地瓜不再香甜……

我知道，在人生的“大十字”，父亲无悔地选择了粉笔，正是有千千万万个像父亲一样扎根乡村的教师，让多少农村娃走出山门，改变命运。

（作者单位：南网公司兴义普安供电局）

怀念我的大学老师陆青先生

■ 周静

十年前的一天下午，和几个大学同窗聚餐。席间，听闻大学时的班主任陆青先生因喉癌离世，内心五味杂陈，陆青先生的音容瞬间在我的脑海一幕幕闪过：那文静清秀的脸庞、那仿佛总在笑的眼睛、那披肩的头发，以及那颗长在嘴角的痣……随后打开QQ，先生“左耳打右耳”的头像一片漆黑，饭局也陷入沉默。

回想起来，陆青先生比我大不了几岁。能够与先生共事两年，实属人生幸事之一。

中专毕业后，我成了一名普通教师，并克服了重重困难，来到贵州教育学院（现贵州师范学院）进修，得以和当时三十多岁的陆青先生共事两年，这期间成为了我人生索求中最美好的时光。

还记得我们的进修班名为“05本4班”，有108名学员，被戏称为“梁山一百零八好汉”。陆青先生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也上《文学概论》。

课堂上，陆青先生是学者、教授；课堂外，她就是个贴心大姐。她时常叮嘱我们在校外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事务必打电话或在她QQ上留言。课堂外，陆青先生时常常带我们到贵阳周边旅游采风，走得最远的一次竟到了广西北海。大家迎着大海的风，也掀起了青春梦想。

晚上时，陆青先生还会带着我们在校园里跳舞。

记得第一次我们不太会跳，大家不愿进舞池，陆青先生一把把我们推进去，手把手地教，即使被踩到脚，她也像没事人一般，继续引导舞步。回想那时，才发现陆青先生很像电视剧《香樟树》里的演员梅婷，跳起舞来，裙子和长发随音乐飘荡，犹如舞池里的精灵般。

陆青先生记住我，是缘于我们写作课的徐基儒老师。在一堂写作课上，我因一篇作文让徐老师印象深刻，但上课点名时我却因走穴赚钱没上课，陆青先生知晓后，并专门找我谈话，告诫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去打工，专注学习，珍惜时间，弥补不足。

后来，和先生熟悉后，我们也常一起吃饭，到她家做客、话家常、互送家乡特产，俨然像朋友般亲切。

毕业后，我回到家乡进入一所高级中学，重新拿起教鞭。贵州教育学院也改制为贵州师范学院，陆青先生担任了学校的招就处处长，我们除了偶尔在QQ上联系一下，很少聊天，通话次数也是寥寥无几。而今，先生离世已经十年，她那“左耳打右耳”的QQ不再闪烁，但她的身影、她的笑容、她话语，仍在我的脑海萦绕，久久不绝。

（作者单位：铜仁市江口县江口中学）

我的母亲我的师

■ 唐安永

每当教师节来临，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陪我成长的老教师，他们默默无闻、不求回报的崇高风范一直激励着我勇往直前。但在众多老师中，最让我难忘的还是母亲。她不仅是我小学启蒙老师，还是我走上教育岗位时倾心帮扶的恩师。

我的母亲是一名小学老师，一直在我们乡中心小学任教。恰好我到入学年龄时，正赶上母亲教我。

依稀记得开学那天，母亲站在讲台上，面带笑容，和蔼可亲地向我们介绍她自己，并在此后的学习中，常常教育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比知识更珍贵，书读得多，知识就储备得越多，藏在肚里，谁也偷不去。”

还记得母亲对她所教的每位学生都特别用心。那时，农村家庭孩子多，都是哥哥姐姐带着弟弟妹妹一同上学。班上有一个同学时不时地背着妹妹一起上学，偶尔出现尿湿裤的现象，母亲总会将同学脱下的外衣拿到太阳下晾晒，帮忙照顾同学的妹妹。冬天时怕我们冷，休息时母亲还会发动同学到野外捡拾柴火取暖。

正是母亲循循善诱的教导，为人师表的崇高风范，让我萌生了成为教师的想法，如愿考上了师范学校，并被分配到老家的村小任教。

任职第一天，母亲不放心，特地请了一天假，专程陪我去报到。一路上叮嘱我说：“既然选择了教师，就必须具有无私奉献、爱岗敬业、爱生如子、爱校如家的思想。”

因此，在我人生的第一课上，除了班上30多名学生外，后面还有端坐着手捧课本的母亲。那时紧张的我忘

记了是怎样走进教室、怎样上的课，只记得双腿不停地颤抖，心跳也急速加快，不知不觉中，一节课就过去了。

课后，母亲温柔地抚摸着我的脑袋，语重心长地说：“娃娃，你要懂得教师肩下沉甸甸的责任，假若你在教书育人路上教坏了一个学生，毁掉的不是学生的前程，而是一个家庭。要当好一名老师，首先要热爱教师这一工作，关心学生，爱护学生，了解学生，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同时，多向身边的老师请教，虚心学习，去粗取精。”

对于刚走上讲台的我，母亲总是放心不下。在此后无数个日子里，母亲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去上一堂课、如何用心、用情去管理学生，和我一起分析教材，指导我备课、说课。有时索性充当我的学生，让我现场给她授课，当我讲到动情之处时，母亲会向我竖起大拇指，露出满意的笑容。“当一名学生满意的老师”，我被母亲这一坚定的信念震撼、推动着，不断地前行。

当我手捧各级政府颁发的荣誉证书、学校表彰的优秀教师奖状，以及国家级、省级教育刊物发表的论文呈现在母亲面前时，她眼含热泪，紧紧地拥抱着我：“娃娃，这点成绩仅仅是你教育教学生涯的开端，教育教学是一项细致的工作，需继续努力，争当受人尊敬的好老师。”

我深知，在我教书育人的路上，没有母亲手把手地指点，就不会有今天的收获与荣光。母亲不仅是我小学启蒙老师，更是助我走上讲台难以忘怀的恩师。

（作者单位：安顺市平坝区马场镇新艺学校）



教师心语

做一名“四有”兼备的好老师

■ 蒯海锋

远离戒尺十余载，常忆当年教海忙。虽未满园桃李艳，盼求来日返学堂。

作为一个离开教学岗位已十余年的教育工作者，我常常回忆那些与学生相处的美好时光，盼望着有一日能重回校园。

在第39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写下这篇文章谈谈我对教育的感受和认知，与大家共勉。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2014年教师节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学校师生，号召广大教师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即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这为广大教师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教书育人水平提供了行动指南，也为好老师的标准指出了方向。

好老师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一个人干事、干好事的思想基础和内驱力。没有理想，一个人将找不到努力的方向；没有信念，一个人将不会干出成绩。作为老师，特别是一个好老师，要在思想上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坚定信念，即把书教好，把人育好，在教育战线上干出一番事业。

好老师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德是为人之本，立身之本。“德高为师，身正为范。”一名好老师首先要具有高尚的社会道德，其次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只有具有这“两德”，才会兢兢业业地去教书育人，才能教出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学生。否则，既教不好学生，更

教不出好学生。因此，好老师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否则，就算教学成绩再好也枉然。

好老师要有过硬的扎实知识。教师是文化知识的传播者，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必须要有一桶水。教师要把学生教好，更好地向学生传播文化知识，自己所具备的知识必须过硬扎实。如果教师肚里都没有“墨水”，拿什么传授给学生呢？中国五千年文明与广博的文化就难以得到传承与发扬。作为老师，要勤于学习，不断丰富知识，练就扎实的知识素养。

好老师要有一颗仁爱之心。爱是人间不变的主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只有具有仁爱之心的老师才能教出有仁爱之心的学生。作为好老师，要心存仁爱，爱生如子，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当学生学习上遇到困难时，用心去“补差”，帮助学生提高；当学生生活上有困难时，要尽自己所能解囊相助或寻求爱心人士帮忙，让学生渡过难关，安心学习；当学生犯错时，要宽容学生，用仁爱之心去教育、感化他们，让他们认识错误并改正。

教师心怀仁爱才能将仁爱传递，人人有爱，人人传播爱，世间才会变成美好人间。在教育的大舞台上，作为老师，我们要对照“四有”要求，不断丰富自己、提升自己，真正做到一名学生喜欢、家长放心、社会认可、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作者单位：黔南州长顺县教育局）

润物耕心 静待花开

■ 田勇军

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爱迪生亦言：“教育之于心灵，犹雕刻之于大理石”。的确如此，教育是一个潜心润物、静待花开的过程，它不单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在深耕慢养中培育孩子饱满的心灵。

教育家叶圣陶曾说：“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确实，教育讲求的是因材施教、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不能像工业生产产品一样统一方法、统一标准、统一流水作业，而是要像农夫种地一样，精耕细作、精心培育。每个孩子就如一颗颗播撒在地里的种子，我们要精心培土以固其根，再根据不同种子所适宜的生长条件，给予其恰当的春风、阳光、雨露和肥料，让其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当然，只做到这些往往还不够，我们还要为其除杂草固本，提高抵抗风雨和防虫避害的能力，这样开出的花才灿烂，结出的果才饱满。作为园丁，我们要深谙这“润物耕心”的道理，走进孩子的内心，感受不同孩子个体生命的律动，用心去体察感悟，用情去关怀感化，让孩子在春风化雨中知善向善，扬善行善。

教育本应是最纯粹的模样，不可掺杂功利名禄，正如雨果所说：“花的事业是尊贵的，果实的事业是甜美的，让我们做叶的事业吧，因为叶的事业是平凡而谦逊的。”教育一旦有了功利的因子，就会做出一些违背教育规律，甚至匪夷所思的事来。我亲眼见到有些教师，学生家有红事不批假，家有白事批半天，并苦口婆心地教育

孩子要以学习为重，这究竟是“育人”还是“害人”？如果教育只关注分数、热衷排名，不构建学生良好的精神世界，不关注学生对生命的敬畏与领悟，不把培养智慧的、文明的、健康的、完整的和幸福的人作为终极目标，那教育还有什么意义？教育应该追求原本样貌，追求“真”境界。这个“真”应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这个“真”应是宁静淡泊，乐观坚定；这个“真”应是潜心教书，精心育人，用自己的精神力量引导学生求真、尚美，让他们逐渐成长为一个心灵饱满、健康幸福的人。

我特别喜欢作家龙应台在《孩子，你慢慢来》中描述的这么一个场景：“我，坐在斜阳浅照的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漂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是，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她从从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她五岁的手指。”“十年树木，百年育人”，教育是一门“慢”的艺术，需要耐心等待，像煲汤一样，小火慢炖，才香浓营养。然而，现实中不乏一些急功近利的现象，担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往往让孩子从两三岁起就背单词、学舞蹈、习书画、练钢琴，根本不管孩子是否愿意，是否有兴趣。这盲目的“超前教育”无异于揠苗助长，对孩子成长不一定是好事。

教育的原点是育人，育人的本质是育心。让我们放慢脚步，静下心来培植桃李，不急不躁，耐心地等待属于每一个孩子独有的花期吧！

（作者单位：遵义市余庆中学）